停电的夜晚

几天前的一个晚上，已上初中的女儿正在书桌前写作业，不知何故，突然停电了，室内一片漆黑。女儿大叫起来：“妈，妈，停电了！停电了！”声音里带着几分惊恐。

我赶快往前后楼瞅瞅，黑灯瞎火，整个小区都停电了。

我搂住女儿的肩，安慰她说：“没事，没事。你用手机给我照着，我把蜡烛找出来。”借着一丝微弱的光亮，我拉开柜子的抽屉，找到了早些时候存放的蜡烛。我把点燃的蜡烛倒拿着滴了两滴蜡泪，粘在一个玻璃瓶的瓶盖上。“妈，能行吗？”女儿不放心地问，“它会不会粘不牢倒下来？”在女儿的记忆里，每天晚上家里都亮堂堂的，几乎没有用到过蜡烛照明。

蜡烛的火苗欢快地跳跃着，女儿坐在灯光下，又恢复到安静的学习状态。

我拿起一本书，也准备借助这烛光读起来，但思绪却将我拉回三十多年前。

那时候，我也正在读初中，每天要上早晚自习。当时农村还没有通电，同学们会自制一个小煤油灯。拿废旧的墨水瓶，在瓶盖上打一个小洞，瓶里装上煤油。小伙伴们上学时都端着它，上早晚自习时就把它点着，那火苗很小很小，但就是在那如豆的灯光下，我们读书写作业，走过了那段艰苦而又快乐的少年时光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冬天。小伙伴们在寒冬的早上，呼朋唤友一块儿去上学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寒风飕飕，脚下厚厚的积雪被我们踩得嘎嘎作响，端着煤油灯的手，在寒风中冻得生疼，但我们一路嬉笑着。每天上一个小时的早自习后回家吃饭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小伙伴们会发现，原来大家的小鼻孔都被煤油灯熏得黑乎乎的。上晚自习还得点上煤油灯，记得有一次上晚自习，我的煤油灯烧着了一个同学的帽子，让我内疚了好一阵子。那个时候，小煤油灯燎到眉毛、头发也是常有的事。

“妈，来电了，来电了！”屋里一下子亮如白昼，女儿的一声惊喜的叫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俯下身吹灭了蜡烛。

看女儿又可以在明亮的灯下写作业了，我一阵欣慰。

我们在小煤油灯下读书的岁月一去不返了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，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光是电力的发展，别说中原地区了，就是云贵川藏等大山深处也早就用上电了。我们的下一代都可以坐在明亮的灯光下学习，早就不用手端小煤油灯去上学了。

（刘慧 扶沟县广播电视台）

光下的阴影

我在一片阴影之中，暗中有无数双眼睛在游荡。我不属于这里，我想，我应该去有光的地方。但我始终只是想想而已，黑暗太过浓重，远方的光亮飘忽不定。再过一阵子吧，我对自己说。冷笑声在黑暗中响起，我感到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，眼神里充满戏谑与轻蔑。

所有的黑暗都是我的阴影，它们是我的影子，我相信，只有光才能驱散它们，我只需要一束光就能脱离它们。我望着远方的光，她在召唤我。我咬咬牙，迈出了第一步，周围的阴影在剧烈地颤抖，它们感到了不安，它们铺天盖地地向我拥来。我拼命地向前跑，我只想要那光明，但它们抓住了我的脚，我重重地摔倒在地。

当我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堆篝火旁，影子全都不见了。我看到了她。“你醒了？”她问道。我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她说：“你可能需要些水。”我点了点头。她说：“我们这里没有。要知道，我们从来都不口渴。”我不再看她，而是看向远处的光明，光明显得那么诱人。我伸出手，却无法触碰。“你应该留在这里。”她继续说。我摇了摇头，挣扎着站起来，向着光明处走去。黑暗中又响起阵阵冷笑，但我已不在意。“等一下。”她从后面追上我，递给我一支火把和一把剑。“现在走吧！”她笑着对我说。

当她转身离去的那一刻，火把熄灭。我抽出剑，小心翼翼地前行。那被压抑许久的影子终于有了机会，它们咆哮着冲过来。我把手中的剑用力砍下去，一声尖锐的惨叫声后，周围瞬间寂静了下来。我向着光明飞奔而去，它们再次拥了过来，然而这已经没什么用了，我已到达光明之地，手中的剑掉在地上，发出凄惨的悲鸣。

“是你吗，向往光明的人？”有个声音问道。我点了点头。“你要进来吗，如果让你历经千辛万苦？”她问。我又点了点头。“如果让你放弃一切呢？”她又问。我弯腰去拾我的剑，“放下它，你要放弃一切。”她说道，用一种不可置疑的口吻。我放下了剑，光明拥抱了我。

我看向来时的方向，曾经黑暗之处，一片光明。

我们都需要光，也都需要阴影。

树在，山在，大地在，岁月在，你在，我还能要求怎样一个更好的世界？在宇宙中数以亿计的星球中，在地球上数以亿计的人群中，命运需要编织多么精细的线和网，才能将我们连在一起？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，充满着绚丽多彩的现实与幻想，又存在着多少黑暗与丑陋，我们不得不相信，也更愿意去相信，这是命中注定。时光飞逝，在这命运的荒原中，谁是我的引路者？在生死的河界，谁是我的摆渡人？

大地收藏天空的泪水，将它们汇成河流、湖泊、海洋，一切汹涌的波涛，终将归于平静。你要知道，冲淡一切的不是时间，是我们自己。冬天将要到来，春天也不会离我们太远。命运如同一辆驶往雪国的列车，我们虽有着相同的终点，但路程不同，希望我能在你下车的那一刻，与你挥手告别，耗尽一生的缘。大千世界，繁华人间，没有你，万般精彩皆惘然，我希望所有的希望都能成为现实，也祝愿所有的祝愿都能成真。

（李家荣 扶沟县高中）

养儿方知父母恩

女儿今年去外地上学，我和爱人经常开车前往看望女儿。往返一百公里的路程，一周一次，几个月下来我就觉得有点吃不消了。闲下来想想，自己有车还觉得累，那爸妈当年该多辛苦啊。

记得上初中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弱，容易生病。爸妈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学校看望我，他们会拎一个暖水壶，里面盛着面汤，到学校还热乎着，他们想尽量让我吃得滋润一些。

上师范的时候，学校离家五十里，爸妈还是骑着自行车去学校看我，有时候带一箱方便面，让我用热水泡着吃，有时候是一兜包子，用塑料袋裹着，到学校的时候还留有余热。我妈还会准备一罐自己做的豆酱，室友们就会分着吃了，那真是美味。

爸妈去学校的时候我总是非常开心，却从没考虑过他们旅途辛劳，如今深有体会，才倍感惭愧。搜寻小时候的记忆，我发现点点滴滴都是爸妈的爱。

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，我迷上了看小说。有一次我妈让我放羊，我把羊一撒，就坐到一边看小说去了，等我看完小说，羊儿已经不知去向。那天爸妈很晚才找回丢失的羊，虽然他们又急又累，但并没有训斥我。我爸还说：“看书好，因为看书弄丢的，情有可原。”

四五岁的时候，我还不懂事，拿着家里仅有的五元钱去买糖。糖果当时应该是一角钱十个，小卖部的老太太给了我一把糖，并没有找钱。我妈知道后没有打骂我，她和颜悦色地找到小卖部的老太太，把糖钱给了人家，要回了那五元钱。现在想来，对于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、五个孩子的妈妈来说，能如此不急不躁教育孩子是多么难得啊。

养儿方知父母恩。自己有了孩子，才知道爸妈的含辛茹苦，理解了爸妈的不容易。想想他们都已六十多岁，我要及时行孝了。今天就收拾行李，回家看望爸妈！

（吴炯炯 市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）

爱我 请放下手机

今天女儿学校召开了家长会，韦老师会上的一席话仍在耳畔回响……

“各位家长，昨天我问孩子们，家长会上你们最想让我向你们的父母传达些什么，大家知道孩子们最迫切的呼声是什么吗？”教室里异常安静，所有的家长都抬头望着韦老师。

韦老师笑笑说：“孩子们一致呼吁爸爸妈妈回家放下手机，多陪陪他们。各位家长，其实孩子每天在家的时间很有限，我们应该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，而不是一边督促孩子写作业，一边刷朋友圈。父母在孩子身边的时间其实也很短，稍不留神，孩子就长大离开了……”听着，听着，我的眼前浮现很多过去的场景……

“妈，你帮我听写词语吧！”女儿对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我说。

“把你的书拿过来。”我头也不抬地对女儿说。

“妈，我写完了，你赶快提下一个呀！”女儿不耐烦地催促我。

“啊？你说什么？”正在朋友圈“溜达”的我完全没听见女儿在说什么。

“妈，你陪我踢毽子吧？”女儿拉着我拿手机的手说。

“自己玩儿，我正在读文章呢！”我头也不抬地说。

女儿只好自己去玩了。

饭桌上，女儿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的事情，我和老公各自摆弄着手机，偶尔会“嗯”“啊”几声，有好几次女儿生气地离开餐桌，我和老公却全然不知。

每当女儿说在我眼里手机比她还亲时，我都会辩解：“妈妈在利用手机阅读和工作，你见过我用手机打游戏，看快手、抖音什么的吗？”我的理由真的足够“理直气壮”吗？有多少工作是非得在下班后通过手机来完成呢？很多时候我隔屏与素不相识的人说得热火朝天，却单单忽略了身边最亲的女儿。

女儿已读六年级，以后陪伴她的时间会越来越少。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时间吧！放下手机，用心陪伴她每一天，让陪着不只是身在，心也要在！

（万世英 市经济开发区路庄学校）